

长篇反腐小说

如何让涉案官员开口说话是门学问

顾亦◎著

反贪 预审官

成功审讯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的知名预审专家说：审讯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艺术。预审官是犯罪嫌疑人必须面对的人，也是嫌疑人最惧怕的人。他们有智谋有手段，知道如何让涉案人员开口说话。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反贪预审官

顾亦◎著

如何让涉案官员开口说话是门学问



中国检察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反贪预审官/顾亦著. —北京: 中国检察出版社,
2009. 12

ISBN 978 - 7 - 5102 - 0200 - 1

I. ①反… II. ①顾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05710 号

反贪预审官

顾 亦 著

出版发行: 中国检察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西路 5 号 (100040)

网 址: 中国检察出版社 (www. zgjccbs. com)

电子邮箱: zgjccbs@vip. sina. com

电 话: (010) 68630384 (编辑) 68650015 (发行) 68636518 (门市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德美印刷厂

开 本: 710mm × 1020mm 16 开

印 张: 21 印张

字 数: 400 千字

版 次: 2010年1月第一版 2010年1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102 - 0200 - 1

定 价: 30.00 元

检察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

目 录

缘起 / 1

再回首时，迷雾已经散去

1. 马秘书说：杀人不一定要用刀 / 4

依靠自己或许成为强者，依靠上帝呢

2. 老局长说：笑咪咪就问出他一身冷汗 / 18

心里花开时，世界才有光彩

3. 司徒如水说：这就是绝对财富对生命的报复吗 / 31

记忆能够消失，历史可以重写

4. 叶丽雅说：你没有一点儿女人的羞耻心吗 / 46

种子不压土，长不出自己的天地

5. 单立发说：男人有了爱情就会无所畏惧 / 61

心里没有，看了也等于没看见

6. 方开明说：我们也是从无知里成长起来的 / 74

天堂离地狱很近，都在心里

7. 杰罗尔德·波斯特说：萨达姆至少有三个层次的立体心理 / 85

看一个人，开头没有结尾要紧

8. 方开明说：我们总不能让他的女儿在美国要饭吧 / 97

失去以后，才知道什么最宝贵

9. 雷万钧说：只要你给我土地什么钱我都能给你种出来 / 115

土地可以重新开花，死者不能复生

10. 黄登高说：同情自己是卑劣懦夫干的勾当 / 13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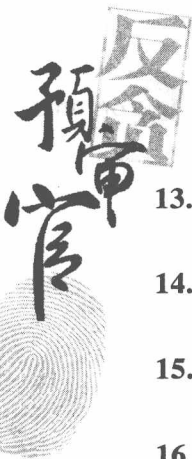
老无歇心，少无良心

11. 老局长说：我要是你的话可不敢放过现在的机会 / 144

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结果如何

12. 方开明说：看到这位老兵的处境我杀人的心都有了 / 154

先成人后成才，不成人成祸害



13. 雷万钧说： 你给我撑面子我绝不能给你脸上抹黑 / 169
来而不往，非礼也
14. 老人家说： 俺儿子那年六岁抱着麻花饿得跑不动 / 185
七情之病，香花可以解
15. 方开明说： 你放过他们另外那些无辜受害者怎么办 / 201
恶行者，都以为自己聪明
16. 大锤说： 打过仗的老兵弄那么些汽油在身边想干啥 / 217
曾经沧海，还怕水吗
17. 孙武阳说： 我现在是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衣食无着 / 232
脸皮厚，吃个够
18. 希波克拉底说： 大脑处于安静状态一个人就会变得聪明起来 / 249
坚持下去，可能胜利
19. 恩格斯说： 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/ 265
哪条路，踏上去就回不来
20. 方开明说： 我们能把这样的人给抓起来吗 / 282
老子说，善战者不怒
21. 女儿说： 不会因为你两头点燃自己世界就会更光明 / 294
梦已经醒来，心不会害怕
22. 网友说： 你这个主流经济学家不过是一头白眼儿狼 / 309
道不同，不相为谋
23. 司徒如水说： 你们给了我好好生活的勇气 / 323
挫折，成长者手里的磨刀石

缘起

缘起

再回首时，迷雾已经散去

都市里有位官员，率队出国考察了，享受了夜巴黎，挥霍了昼巴黎，然后捎回一纸辞职报告，死活不再当官了，老婆也不要了。没想到，中国依然中国，大江南北、长河上下、网络内外、街头巷尾，倒海翻江，舆论哗然，都刨根他有家不回有国不归究竟为的是什么呢？

十年前的太阳依然年轻火热，五月的鲜花闹着抢着在枝头艳丽，路边的青草绿树到处渲染着喜悦欢乐，清晨的空气显然比现在娇嫩滋润。早起上班的人们车们奔忙在解放大路上，洪水四下里流泄。

他骑着自行车赶路，羽毛一样，轻快。

“下车下车！快下车！”

等他的眼睛从鲜花绿树里跑出来时，慌忙刹车，两腿站地，已经撞到人身上。眼睛里再也没有艳丽和娇嫩，有的都是人，男人女人老人年轻人，一座人墙，外三层里三层，从大路南边的楼下排到北边的楼下，快车道、慢车道、步行道一切两断，要想过去吗？除非能飞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请问你要干啥去？”

“上班嘛！”

“对不起同志，你要是去看病，还是有别的啥急事儿，像送孩子上幼儿园啊，去医院看望病人啊，我们都能放你通行，就是不能放你去上班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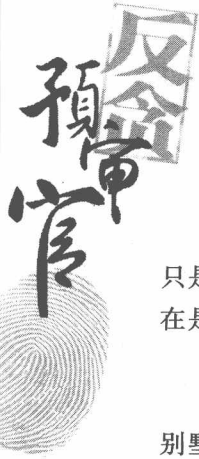
这时他才看到，马路两边还有坐在地下、躺在担架上的人，脑袋上、胳膊上，或者腿上缠着白色绷带开了红花。还看见所有人一律戴着黑色胳膊箍，像是为什么重要人物送葬。

“这就怪了，你们办你们自己的事情嘛，也不该妨碍别人正常上班啊！”

“我们就是要闹出个大动静儿来，越大越好，不然，上边能管我们死活吗？”

知道自己不可能过去，他只好把车子支起来。

人墙这边那边聚集的人和车越来越多，好像洪水突然遭到拦截翻腾着呼啸着。冷风阵阵，刮起马路上的残枝败叶和酸楚凄凉。



“你们是不是柴油机厂的工人？能说说你们厂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原来是曹局长。”人群里走出一位老者，拉住他的胳膊半天说不出话来，只是盯住他，盯出他心里许多的酸楚。“对不起曹局长，我们也不想这样子，实在是走投无路活不成了！”

老人双手拉住他的胳膊。

“有人用我们厂的设备作抵押，跟银行贷款，买下了我们厂，要给富人修建别墅区。”

“怎么会有这种怪事？啥人本事这么大？”

“这人姓雷，靠的是他的朋友。”

“啥朋友？”

“一个很大的老板。”

警车的警笛声马达声来得很突然，一车一车的防暴警察神速出现在马路上，空气里顿时平添了许多严肃和故事。

“那时候，还没有你吧？”老人依然拉住他的胳膊，“我和你爸，就是在这条马路上，藏在路边草棵子里，看着咱们人民解放军，踩着尘土，一路飞跑，国民党的子弹嗖嗖的，解放军不断倒下去，还是往里冲，冲进城里，解放了我们穷苦人，所以这条路才叫解放大路。”

就在老人的心思躲在青草里的时候，半导体喇叭开始权威发布：

“柴油机厂的工人师傅们，有什么事情你们可以派三名代表出来，反映情况。你们知道吗？阻碍交通，破坏招商引资，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，扰乱社会治安，是严重犯法的犯罪行为，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！如果你们自动解散，我们就不追究你们的犯法行为；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不回厂上班，我们就要对你们采取强制措施，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！”

工人们好像被铆钉在马路上，风再狂也吹不走马路。后来马路上的队伍里起了一阵骚动，人们纷纷互相挽起臂膀，联合得越发像是一堵厚重的墙壁。

已经穿上夏装的四位男人，一脸上级机关的风度，雄赳赳气昂昂大驾光临检察院走廊里，两人敲响检察长办公室的门，还有两人，敲响反贪局长办公室的门。

走进检察长办公室的两名男人，为首的叫黄少米，组织部副部长宣布：

“柴油机厂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，破坏我市招商引资，破坏安定团结，公然上街闹事，曹福祥同志身为反贪局局长，非但不积极劝阻，反而火上浇油，鼓动他们变本加厉。事后有关领导找其谈话，督促其能改过自新，其非但不接受批评，反而还当众指责有关领导同志，说工人们保卫国有资产流失何罪之有？鉴于曹福祥同志错误的严重性质，决定自即日起停职反省，闭门思过，以观后效。反

缘起

贪局局长职务暂时由方开明同志兼任。立即执行。”

检察长肃立聆听副部长黄少米传达完文件。

一时间，检察院所有办公室的门都被洞开，人们全部涌进走廊里，眼睁睁看着老局长走出反贪局局长办公室。

曹福祥倒像是升任了检察长一样，扬头挺胸斗志昂扬，不过，谁也看不明白想不清楚，他脸上的笑容，到底是傻笑是苦笑是冷笑还是假装微笑？



马秘书说： 杀人不一定要用刀

依靠自己或许成为强者，依靠上帝呢

方开明一行四人，身着检察制服，带着两名法警，提前两小时赶到机场，敲开场长办公室。方开明向场长出示手里的传讯证，然后把反贪局请求协助执行公务的介绍信，摊开在他副厅级的大桌子上。

随行人员向场长介绍说：

“这位，是我们反贪局的局长方开明。”

“你这位什么局长，我想问问你们传讯什么人，非要进到我们停机坪？”

“他的名字现在不便告诉你，他的职务太特殊，外面有很多欢迎他的人，他走出去就会被接走，我们执行公务太困难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更应该告诉我他的名字，你们连我都不信任，还找我商量什么执行公务？”

“希望场长能够理解我们的难处，帮助我们执行公务。一旦走漏风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想，场长还是不愿意妨碍我们执行公务吧？”

听说妨碍执行公务，场长好像吃了满嘴辣椒：

“当然。不过……我，还得，必须向上级主管部门领导，请示请示。”

场长开始打电话，打一个，又打一个。

闹到最后，总算同意他们进入机场停机坪，限定远离飞机五百五十二米，据说是国际惯例。

机场出口外面，人们忙着挂起巨幅红色横额，金色大字写着：热烈欢迎我们的马哥出访三国凯旋归来！

横额下的红男绿女全都西装革履，个个喜气财气神气，说着笑着抽着，还有的听着随身听，那种超人精神照耀得过路人都停下来跟着分享。只有几名年富力强的领导人不时交谈几句，看看手表。

赶在班机降落前两分钟，方开明一行跑进停机坪，个个眼睛睁大，好像飞机舱门里出来什么就能吞下去什么。

两名法警手里拿着被传讯者的标准官照，看了又看。四名检察官都认识即将被传讯的这位先生，看起来是万无一失。

“我们两人一组，分开看住左中右三个方向的旅客，一个人也不要漏下。”

最早走下舷梯的几名男女个个衣冠楚楚，显然是公务舱的乘客。接着下来的是几位年轻人。后来走下的人群中，有两个女人搭背搂腰，边走边亲吻像是一对同性恋人，扭扭搭搭过去，看得大个子蒯智学眼睛直大。

人们总有看不惯的东西，其实你完全可以不看，也就不用心。

眼前的男女老少水一样流失，直到剩下稀稀拉拉几个人，他们也没看见要传讯的那位先生。大个子蒯智学带着法警小王，跑进机舱里，前前后后找了一遍，只见座无虚席，空姐忙着收拾卫生，再不见活物。蒯智学拿出照片给空姐辨认。

“好像见过，又好像，说不准……”漂亮的空姐皱起眉头依然漂亮。

穿了工装的严厉厚从外面匆匆跑过来，拉住方开明小声说：

“有个情况方局，直到现在，目标的老婆都不来接机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”

难道他有神机预感，临时改变行程？方开明他们马上去服务台，出示检察机关工作证，要求查阅登机旅客名单。

名单上清楚显示目标人的名字：马行空。

方开明又指着马行空下面的名字：叶丽雅。

“我们到处找不到她，原来也在飞机上？她是去北京接他，还是跟他一起出国了？刚才怎么没注意到她呢？两个人一起消失了？”

竖的好吞横的难咽，谁也不愿意碰上一鼻子灰，一行人立刻像跌到零下的气温里，个个冷脸冷眼冷鼻子。

刚才搭肩搂腰的两名女人，拉着旅行箱走到出口外，溜一眼欢迎马哥的人群，走向没人角落，拉开等候在那里的奥迪 A8L 后备箱，放进旅行箱。车子飞快行驶起来，司机从后视镜里看着他在后座上脱下女人衣服，交给身边的漂亮女人，漂亮女人又从挎包里拿出男人衣裳递给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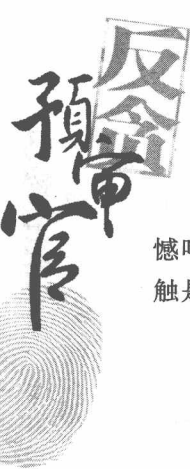
司机忍不住哈哈大笑：

“幸亏马秘发短信要我躲起来，不准我露面，要不。公然从他们眼皮底下，你们太有才了！”

“我可告诉你小于子，机关里只要再有一个知道这件事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，叫你永远不能再进机关！”

“马秘您放心，打死我也不说！老婆都不说！”

马行空搂搂漂亮女人的腰：



“当你在国外，看见乞丐生活得比你更体面，难道你不为自己的人生感到遗憾吗？难道你不想重新设计自己的人生吗？你知道马哥这次出国考察，痛心的感触是什么吗？”

“你又不肯带我们出去，我们怎么知道你又跟谁痛心？”

女人说到“我们”时，男人就应注意那个“我”可是增加了十分的分量。

“你听着嘛，资源开发！资源再利用！”

漂亮女人瞅着他如获至宝的喜悦，摇摇头：

“马哥是不是，又搞到一个洋情人？”

“我靠！严肃的智慧问题，都让你给庸俗化了！”

“好，我们严肃听马哥给我们痛心上课。”

“比如说，秘书，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，不为领导服务算什么秘书？但是，只知道为领导服务的秘书，绝对是个愚蠢的秘书！”

“这就是马哥出国考察的痛心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一个绕口令？”

马行空斜了眼睛瞥她，像看着路边摆摊的小贩子，只是嗤之以鼻：

“你的智商远没有你的脸蛋儿漂亮！现在什么时代？现在是利用别人的财富赚自己的钱，利用别人的土地建自己的楼，利用别人的大楼开自己的商店，利用别人的老婆上自己的床，这种互为利用的时代，一个不懂得自我开发的人，注定要被全球化淘汰！”

漂亮女人眼睛着魔，迷恋凝视着她的小马哥。

“只要挤出时间来，我就去找你，我的宝贝。小心点儿，那帮蠢东西，会不会也搞到你头上呢？要不，你就人间蒸发两天吧；给他们刷刷糨糊，到头来谁查谁还不一定呢！小于子，找个僻静地方，让小雅下车。”

车子绕进一处僻静的胡同，靠路边停住。马行空拍拍女人的肩膀：

“亲爱的，杀人，不一定要用刀，你懂不？我读大学时，有个傻大黑粗的家伙嫉妒我，他足球踢得好，一脚踢到我小肚子上，叫我明白了什么是生不如死。我一夜没睡好，此仇不报誓不为人。打，我不是对手；吵，狗屁用没有；比阔，我是农村来的。出其不备，攻其不意。我表示服他，跟他说，有个女孩叫我给你一张纸条。那上面写着，我爱你足球场上的拼搏英姿，吻你！他看完就不知道姓什么了，马上拉住我问，是谁是谁？我就告诉他是前面那个。那个女孩子是常务副校长的千金，当时那家伙就像喝高了，路都不会走了。隔天，下了晚自习，我又给他一张条子，写着下自习，小树林，别忘了吻我！”

“结果怎么样？”

“结果？一箭三雕！”

“怎么三雕？”

“还没明白？我带着保安，当场抓他个现行流氓，他被开除；我英雄救美，顺风顺水获得美女爱慕。”

“啊，我知道了，她就是你现在的夫人，怪不得你总是怕……”

看到马行空瞪了牛眼，他没敢再说下去。

司机也回过头：

“马哥你说一箭三雕，还有一雕呢？”

“你猪脑袋！市委到学校招人，本人是校方推荐的最佳人选。”

女人笑得好开心：

“马哥天才！我明白了，抓住他们的软肋。”

“你知道男人软肋在哪里？”

女人摇头。

他摸住她的敏感处：

“一脚踢在男人的二哥上，他不死也得加入残协。”

她立马偎进他的怀里：

“你真坏！你不要我们你还撩骚我们！”

“我叫他们找人跟你联系。”

女人点点头，推开车门：

“小于子再见。”

司机马上回头：

“叶姐再见！用车只管叫我。”

漂亮女人叶丽雅很快消失在马路边。

方开明聚拢所有人，躲在机场出口的僻静角落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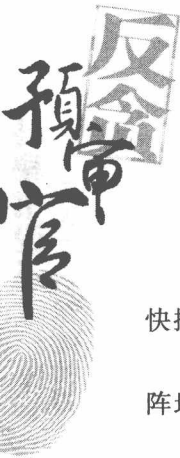
“十有八九是出了纰漏，纰漏出在哪里一时搞不清楚。不过，咱们反过来想，也许是好事，马行空既然知道我们要传讯他，他不得马上想办法应付我们吗？他老婆为什么不来机场接他？她会不会在家里转移赃款赃物？会不会销毁物证？我们赶快找到他们控制现场！要是能够人赃俱获呢？道远你带领智学和小王去马行空家里看看，我们三个去市委他的办公室。”

听方局如此说，几个人立刻情绪高涨，分头上车。

方开明驱车赶到市委市政府门口，看见院子里马行空走下轿车，连车门都没顾得关，就弯腰快步跑上台阶，冲进大门。方开明他们跑进办公楼里，马行空已经没影儿了。方开明敲响秘书办公室的门，敲了多少遍也没人应声。

他的手机响起来：

“开明你听着，不管你们在哪里，马上撤回来，快！”



他想想，只有苦笑：

“看起来，郝检已经知道我们失手了，这么快就反馈到你那里？”

“怎么能说是失手呢？这叫对方太强大了，失手难道不正常吗？撤吧撤吧，快撤吧！”

“难道，没有一点回旋余地？现在撤了，就等于帮助他修建负隅顽抗的阵地。”

“算了吧，就是放虎归山，咱们也得认了！”

“请郝检放心，我们马上走人！”

方开明快步走出市委市政府办公大楼，驾车离去。

祸事总好像是双胞胎，要不人们怎么总说祸不单行呢？

祁道远他们赶到高档小区帝王花园，一再按响马宅的门铃，许久才有人回应：

“谁呀？找谁你们？”

“马秘书刚从机场回来，要我们来家取一样东西，要急用。”

看着双层防盗安全门很快打开，祁道远吓得后退一步，眼前这张白白脸怎么满是窟窿眼儿？喘两口气才想明白，人家那是面膜美容！白色的面膜脸穿一身大白睡衣，分明送魂归西天的大法师，就差手里没有举着一根纸糊的“黄幡招盖引魂入墓”的招魂幡，因为她右手上还套着一只半新不旧的旅游鞋，大概正在从鞋里面往外掏存折还是金项链。

祁道远脖子伸得长，还看见她身后的大厅里，东西胡乱堆放。

偏这时，他的手机响起来：

“你什么也别问，马上撤回检察院。”

他匆忙下到三楼，捂住手机小声回话：

“方局我们看见了！他老婆好像转移赃物呢！”

“我也能猜到。没办法，还是撤吧，我们总不能先把自己搞倒了是不是？”

“明白方局，马上回去我们。”

“我是马秘书夫人，小杨部长，你黄姐！遭抢劫了我家！快！你们快来！全都来要你们保安部！”

听到楼上马妻的尖声喊叫，祁道远感到有些意外，你怎么能故意诬陷我们是劫匪呢？他上楼招手示意回撤，蒯智学和法警莫名其妙地看着他，弄不懂他什么意思。他只好上楼耳语告诉蒯智学，方局命令我们马上撤回去。

看着他们转身下楼，马秘夫人像似捡块金砖，马上关门抄起电话：

“小杨部长！他们正在下楼，不要上楼你们，就堵在楼门口袭击他们！打够

了再给110报警！”

“你放心黄姐！跑不了他们！”

打完电话，她跑去大阳台上打开窗户，探头等着下面的动静。

祁道远第一个走出楼门，身上立刻挨了一警棍，当场被打得跪倒在地爬不起来。那名年轻的法警小王没等拔出手枪，右臂已经被警棍打得疼痛钻心，左手护着右臂原地直转圈，手枪很快被下走。

蒯大个子走在最后，看见前边遭袭，马上瞪起眼睛，发现对方的头目站在圈外喊叫“打打打！往死里打！”他左闪右躲逃过无数警棍，直奔一脸横肉的胖保安，伸出大手锁住他的喉咙：

“叫他们马上住手！快！”

“住手吧住手吧！你扑死我了！”

“我们是市里检察院的，执行公务，你们竟敢袭警，干扰我们执行公务，你们活够了？把手枪还回来！”

“你们冒充检察院的！马秘书夫人跟我们报警，你们抢劫她家！”

面膜脸在四楼大阳台上看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又反身去厅里打电话报警：

“110、110！我是市委马秘书的夫人，我家帝王花园遭抢劫了，劫匪就在我家楼下，跟保安打得不可开交，你们马上快过来抓人！”

检察长办公室里，方开明汇报：

“祁道远他们去了马行空家里，我已经通知他们马上撤回来。”

郝山高一脸沉重，给方开明泡上一杯茶：

“我这好茶，可是老人从家乡里背来的，你，我第一个用它招待的上宾呢。”

方开明直直看着郝山高，摇头笑起来：

“你冷着脸，说得再热乎也不感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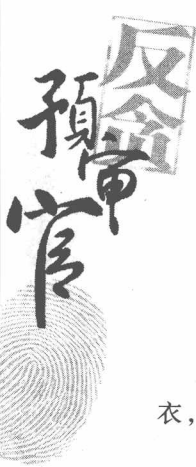
“牛书记亲自打来电话，龙颜大怒，说马秘书做的那几件事他都知道，事先通通请示过他，你们要是真想传讯他，就不如过来找我调查调查好了！”

“看来，情况严重了，已经有了准备。再说，人代会快要召开了，牛书记又是人大主任，想拿掉我们的职务可是太容易了，无非是找个借口而已。”

“案子刚进门，两头都托人。检察院也不是铁板一块，为了钱财也罢，情面难却也罢，总会有人出面当汉奸。天无绝人之路，大路不通走小路，小路不通去踩路。你琢磨琢磨，还有什么路子？”

“站得高才能看得远。以后，再有大的行动，必须考虑到奸细可能漏气，或者设法封口，或者将计就计，不然，我们无法摆脱被动。”

方开明正说着，手机响起来。



郝山高盯着他没听完电话脸上就风云突变，马上起身：

“是不是道远他们？”

方开明列起架子，像似就要出发：

“是，他们，110 说，他们非法闯入民宅……”

“简直胡闹！走！我去跟他们理论！”郝山高边说边走，去衣架取下制服上衣，“我自己受多少委屈也就罢了，我最受不了让你们又辛苦又委屈！”

方开明伸手拦住郝山高：

“不用你出马，不用！不用！对不起郝检，我会处理好的。这样的乱事儿，你还是别管了，犯不上跟他们生气……”

方开明驾车，和严厉厚赶到帝王花园，小区保安居然拦车不让进入：

“你们这些车上写检察的人，跑来小区私闯马秘书民宅，都被 110 和我们保安全部拿下，你们还想来闹事啊？”

严厉厚火起来，跳下车指着小保安的鼻子吼道：

“你从哪里跑来混进保安的？你还未成年吧？检察院执行公务你也敢阻拦？你是什么保安？检察院是干什么的你懂不懂？叫你们头头过来说话！”

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，小保安被吼得话也不敢说，龟缩到他们那间玩具房子里。

进了小区，方开明望见祁道远和法警小王半躺半坐在地上，显然是挨了打；剃大个子抓着一名胖保安的胳膊不肯放手；110 的巡警们端着家伙站在外圈。他急忙下车，拉巡警队长去到一边说话：

“老弟，我是检察院反贪局的局长方开明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市委马秘书夫人报警，说是她家遭到抢劫，劫匪正在和小区保安混战，我们就赶来出警。我也不明白，你们既然是检察院的，干吗要私闯人家民宅呢？马秘书夫人报警，我们敢不来吗？”

“老弟你听我说，是这样子，我们今天依法传讯马秘书，但是，直到现在也没找见他，到他家来找他也是执行公务。”

“你们要传讯他，我们并不知道，你们是执行公务，难道我们出警就不是执行公务了？”

“王队长你少跟他们啰唆！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！”四楼上的阳台窗户里，马秘书的老婆仍然糊着一脸面膜喊叫着，“他们私闯民宅！他们对我耍流氓！他们……”

方开明走到离她近一些，高声问：

“你是史玉美吧？”

她停了一会儿，慌忙抓掉白色面膜，把头伸出窗外：

“是我又怎么样？你还敢上来抓我？”

“你一定认识马行空吧？”

史玉美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

方开明掏出传讯证，对她高高举起来：

“史玉美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反贪局依法传讯马行空，你干扰我们执行公务，还谎报假警，诬陷我们是劫匪。这笔账，你记好了，我们不着急，早晚还是要跟你清算的。”

史玉美好像忽然犯了心脏病，捂住胸口就往房间里跑。看见那张传讯证，她才猛地想起来要紧的事情，慌忙回到卧室里去翻找存折和现款。

方开明看她蔫退了，拍拍巡警队长的肩膀：

“老弟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公检法都是一家人，今天无良保安妨碍执行公务、公开袭警，我衷心希望你能依法处治。改天我去拜访你们刘局长，原来我们一起工作。”

王队长听他如此说，老大不高兴：

“保安说了，他们是马秘书夫人叫他们动手的，你有本事，你找她去算账吧，我这个队长可惹不起她老人家！”

方开明他们把祁道远和法警小王扶上车，两辆车直奔医院，挂了急诊给他俩检查伤势。方开明坐在走廊的长条木椅上，等着等着，居然睡着了。

“方局方局！”蒯大个子推醒他，一脸光彩对着他笑，“好消息！道远和小王只是皮肉伤，没有伤到骨头！”

方开明脸上也滋润起来：

“这就好！这就好！咱们赶快回局里，这些新情况，我们必须商讨对策！你先把道远送回家养伤。”

祁道远顿时冷笑：

“现在叫我一个人回家去，躺在床上？方局你也不怕我想不开自杀了？”

“你干吗要想不开？你已经尽了力。”

“尽力有什么用？做好才是目标。”

检察院门口的警卫看见方局长他们的车开过来，马上抄起电话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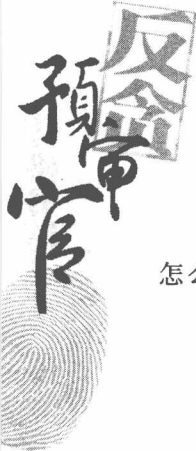
“检察长，方局长他们回来了！”

郝山高匆忙迎到楼下来，拉住祁道远看了又看，又去看法警小王。

听祁道远讲完遭袭的经过，郝山高拍拍他的肩膀：

“明天我就去找找刘局长！太过分了！这种保安一定要得到应有的惩罚。公开袭警、干扰执行公务，无法无天，这还得了！”

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指指方开明：



“不行！我们得商量一下，马上！你跟我来！”

“好吧。”方开明答应着，转身告诉祁道远，“道远，你们讨论讨论，下一步怎么办。”

两人匆匆回到检察长办公室，郝山高看着回头关门的方开明：

“说说吧，什么想法？”

“我想，暂时把马行空放一放，集中人力，把他情妇的行贿受贿问题……”

郝山高挥手打断他：

“我可不想听你说这些，案子你打算怎么查就怎么查，你的工作你当然知道该怎么办，要研究，你就和你的人去研究好了。”

“你是想和我讨论……”

方开明紧紧盯住郝山高的眼睛，却不再说下去。

“你为什么不往下说呢？你是装糊涂哇，还是真不知道我想什么呢？”

“成天琢磨领导想什么，你喜欢那样的部下吗？”

“方开明，你少跟我扯淡！我才不相信，你不知道我想跟你讨论什么。”

方开明走到窗户前面，远远望着外面，好像看见远处嘶喊的人群，好像看见十年前那个鲜花的早晨，脸色沉重得有些吓人。

“你多长时间没去看过师傅了？”

“前两天还去看过。”

“我是不像话，又有好长时间没去看看他老人家。昨天夜里，我还梦见他骂我胆小怕事，说我没出息……”

“我跟他说了，你现在很忙。他要我告诉你，做个检察长不容易，好好工作吧，一定要对得起老百姓，不要老是惦记他，他挺好的。他总是……”

方开明忽然打住。

“总是……”

“总是念叨，柴油机厂的国有资产流失，还有那个首富雷万钧。”

“你我一定要吸取教训，老局长的悲剧不能重演！毛主席早就说过，保存自己，消灭敌人。我就反复想过，他为什么不说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呢？可见，保存自己是第一位的，消灭敌人是第二位的，只有保存好自己才能消灭敌人，你连自己都保存不了，何谈消灭敌人？多少人就因为一心一意只想着如何办案，到头来，还没有拿到证据呢，自己先被人家给干掉了！出师未捷身先死嘛！”

“我们师傅那个年代，他们就是一心扑在办案上，他想不到背后还会有人算计他。现在形势复杂，我们必须吸取师傅的教训，既要会办案，也要会保护自己。我常想，不会保护自己的检察官，是办不明白案子的。”

“汉朝时候有个叫晁错的，汉文帝时的太子家令，当时的智囊，到汉景帝